

尚留花絮在人间

——谢国桢与施蛰存的“金石交”

管继平

近年来施蛰存先生的一些藏书和信札旧物，时常流入于书肆和拍卖场所。几年前我曾于一场小拍中竞得一批书信，皆是施先生朋友寄他的书札，有词学家钱仲联、史学家陈迺冬、翻译家周煦良等总共二十余封。拍回存之篋中一晃就是三年，只因平日里俗务纷杂，故一直未作整理。记得当时竞拍中，另有一件施蛰存的《金石丛话》手稿更令我“垂涎”，起拍价不到一万元，我心里价位定了三万，在竞拍过程中又上调至五万，但还是拿不下，眼睁睁地看着它奔六万而去，花落别家矣。去年得朋友之荐又获一件谢国桢致施蛰存书札，此也应是施先生的家中存札，据悉谢国桢给施蛰存的信不止三五，今已大多流出，此乃其中之一吧。

谢国桢先生是著名明清史专家，他三十岁出头，就撰写出版了《晚明史籍考》和《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等专著，后者曾得到鲁迅“钩索文籍，用力甚勤”之佳评。谢国桢一生崇敬鲁迅，只是年轻时未获拜访的机会，缘慳一面，不过年纪轻轻就得到鲁迅点赞，鲁迅还在文章中推荐他的《清初东北流入考》，也值得他一生引以为傲了。除了史学家身份，谢国桢还是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和金石学家。他的斋号称作“瓜蒂庵”，意在收藏一些善本古籍过程中，太珍贵的买不起，只能撙节一些别人看不大上的零片断。他说这“好比买瓜，人们得到的都是些瓜蒂珍品，我不过是捡些瓜蒂而已”。谢晚年还写过一首自述诗：“重逢盛世百无能，坐守青毡过一生；浪掷年华虚岁月，拾得瓜蒂结瓜成。”这自然都是他的谦辞，所谓瓜蒂苦蒂，其实各有所成，何况谢先生的成就硕果累累，岂是“瓜蒂”所能涵盖？

十多年前我曾买过一本《瓜蒂庵文集》，虽读过数篇，但基本没什么印象了。这次获得一叶谢国桢致施蛰存的书札，故又找出文集重读。为了解读书信中的关系，还专向安迪兄借了一厚册《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对读，以找出

一点蛛丝马迹为快。谢国桢与施蛰存是“金石之交”，两位先生都有收藏和研究金石文字的癖好。尽管谢先生年长施先生四岁，但在金石收藏和研究上似乎施先生涉猎更早，且著述也多。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施蛰存就已经有访碑和搜集金石拓片的兴趣，至五六十年代，对于金石收藏考订用力更勤，待八十年代后，相继出版了《水经注碑录》（1987年）、《北山集古录》（1989年）、《金石丛话》（1991年）、《唐碑百选》（2001年）等。谢国桢是古籍版本专家，他曾说“余于书籍碑版，夙敦所好”，可见早年也喜金石碑版，而在七十年代初中期，则是他大力鉴藏并研究金石碑拓的时段。如谢先生有两首《题秋浦周氏季木以宋纸精拓所藏汉魏石经残石》，诗并题记云：

故友声音尚宛然，
开阳门外有遗编；
世界不与我同死，
流水无情怅逝川。

短短星辰短短宵，
蝉翼如雾影还遥；
可怜四十五年事，
犹得摩挲永岁朝。

余既藏周季木汉晋残石墨本，绍良

弟复为致季木先生用宋纸精拓汉魏石经残字，王静安师为之手写石经图，考证其石经残字位置甚详，墨迹如新，甚可宝也。季木精鉴别，喜藏石，惜为纷华所累，绮罗所煎，偶摆疾遑卒，年四十有五，盖与张桌文同岁也。徒以家世簪缨，豪华成性，未能竟其所学，惜哉！然其平生夙嗜，积石藏陶，留为后人治学之资，固与资产阶级富家即贮金玉宝财货者有间。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晚暑暑困人，夜不能寐，展阅旧藏，怀念故友，重录题碑绝句，不觉凉风习至，热为之减。

周季木名进，室名居贞草堂。工书法，富收藏，尤喜藏汉魏两晋碑刻原石及古陶、古泉等。“绍良弟”是周季木的侄子周绍良，也是文史学家，曾随谢国桢学习古代文化史。谢国桢先生金石收藏的最重要部分，得之于周季木、陈介祺以及吴大澂的旧藏，他在一九七五年元旦试笔，做了一首诗《题陈氏旧藏汉器及其他拓本后》：

校改攻坚事万端，
何暇裴积理丛残？
河山举目无穷碧，
尚留花絮在人间。

此时谢先生年逾古稀，得其闲暇，故重拾旧好，开始整理考订金石碑版，汇聚成册，为后人留存一份祖国的文化精华。他有一段题跋，写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承党及我所组织之眷顾，悯余年老，使暂得休息，余乃能重理史乘，温故知新，而寝馈其中。风雨寒暑无间不觉得其劳也。为治两汉先秦史迹，初得董斋藏残瓦当，继得董斋手题秦汉瓦当，旋又于吴门获何昆玉、丁少山为拓琅琊台刻石，于台下发现之秦瓦当，拓寄吴恣斋者，有清卿题字，于陈氏两家所藏之瓦当拓本能聚于一室之中，每一摩挲，未尝不心快神怡，用辑而存之，使先贤遗泽不致失绪，用备来者省览，亦盛事也。”

熟悉了这一阶段的背景，再来解读这一叶谢国桢致施蛰存的手札，则比较清晰顺畅了。

蛰存先生著席：顷由梅翁转来大函，藉悉种切。故友周季木先生曾将其董斋藏陶及季木藏瓦以汉晋石影全部拓本赠余，今在沪津见此藏登故亦收之，庶成完璧，已请顾起潜兄题跋，俟写成后，仍当请教，横辑两汉文字，对于金石之学乃门外伦父也。钦仰已久，定当走访。此致敬礼

谢国桢上 七十六

此函未署年款，但从此信的客套语气和措辞，估计两位先生此前尚未谋面，尤其是“钦仰已久，定当走访”一句，若曾有过从则不会出此语也。据《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记载，一九七六年“八月七日，谢国桢（刚主）来先生寓所访问”。这一次访问，施蛰存赠了谢一册《金石百咏》，谢翌日致函施先生表达谢意：“一昨快谈，得聆尊教，并赐大著《金石百咏》，归后读之，潏潏顿消……”谢国桢并抄录了自己的旧作《读碑绝句》回赠。我以为为这一次拜访，很可能是两位先生以金石订交的的开始。再根据其后的交往故事看，谢先生的这一封信，写于一九七六年的七月十六日是最有可能了。

因为一九七七年三月六日，据《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记：“先生作诗并题《谢刚主得瓦登铭文拓本一百八十纸，陈董斋贻吴恣斋物也，既装为二册，许借观逾月，题一诗归璧”，这正好对应了书信中“今在沪津见此藏登故亦收之”一句。我最早见“藏登”二字尚不明所指，且遍查不得。直至读到了“瓦登”方恍然，此处“登”要作古代的一种器物巧。

说来也巧，谢国桢的这一批沪肆上所得的“瓦登拓片”，施蛰存其实是先于谢看到也欲收入的，只是因议价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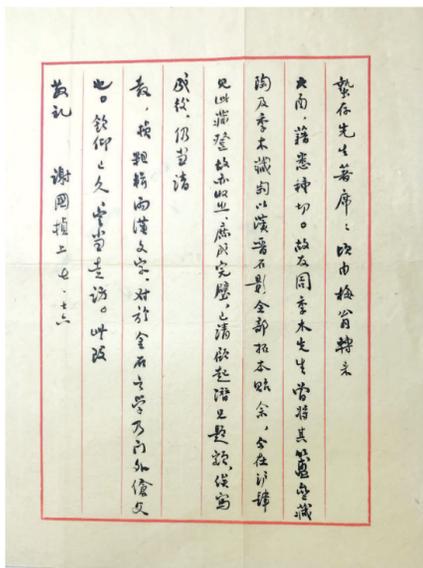
而稍迟疑了一下，就被谢国桢捷足先登了。《编年事录》中有一段施先生自述：“1976年夏，余在朵云轩见新收拓本一包，皆古匋文，议价未合，遂姑置之。以为此物无人欲得，迟数日，终当为我有。越旬日，再往，则此包已为谢刚主购去，始悔之。”后来两位先生相见，交谈了此事，原来这一包拓片是陈介祺将所藏带字的古匋登残片，拓余份赠给吴大澂的，凡一百八十余纸，上有陈氏题字。此乃吴大澂家散出之物，世间恐无第二本矣。谢国桢得之装池成两册，请顾廷龙题额后带到了施先生处。施蛰存向谢借观欣赏，并求“留寒斋一月，余为题诗归之”。

施蛰存的题诗《编年事录》中未录，我查他处得之，诗为一首五言律：

齐鲁一抔土，周秦几劫灰。
道存残瓦甃，铭识古登台。
金石开新城，交情寄别才。
二斋遗韵在，令我意低回。

题诗写于一九七七年三月，也就是谢国桢写此信以及见面后的第二年。谢国桢信中开头提及的“梅翁”，即郑逸梅先生。我曾请教郑有慧女士，她说七十年代后期，谢先生与祖父交往甚频，每次来沪多会来我们家小坐，有时还会吃了午饭再去。那么很有可能谢与施的最初交接，是通过郑老牵的线，故有“顷由梅翁转来大函，藉悉种切”句。查郑有慧编的《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其中一封七十年代末谢国桢给郑逸梅之信的最后，还附有一句“致施蛰存兄函，亦望加封封寄”，可知梅翁为之转信，还不止一两次呢。

谢国桢一九八二年九月四日在京辞世，那时消息传递迟缓，查《昭苏日记》可知，施老是九月十二日才收到



谢国桢致施蛰存信

告诉，当日记“得刚主诂，即发唁电其家属”。

那么也就是说，自一九七六年七月“由梅翁转来大函”始，谢、施二老之直接交往，也就差不多六年的时间吧。

最后顺便说一下谢国桢的书法。谢国桢一九二五年投考清华国学院，以头名的分数进入了梁启超、王国维等一批国学大师的门下。他有一篇回忆清华同学的文章，说“籀史之暇，仍不废吟咏，作业之余，尚从事于临池”。他的书法，从北魏入手，也兼习隋唐名碑。清华结业后谢国桢曾随梁启超至天津“饮冰室”，协助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并兼任梁启超两个女儿的家庭教师。此一阶段与梁启超晨夕相晤，在潜移默化中获益良多。其楷书受梁启超的影响最大，方峻清朗，棱角分明，即使一些题跋和尺牍行书，也浑厚恬雅，气息入古。

谢国桢在清华国学院很受老师之器重。我们都知道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王国维投昆明湖的前一天，也就是六月一日晚上，谢国桢、刘节等同学在王先生的家里闲谈请益，王先生还专为谢国桢题写了扇面，以楷书题录晚唐唐偁的一首七言律诗。据说王国维行第二天出门后又返回，特意将题扇落款上的“刚主仁兄”的“兄”字，以重笔直接改成了“弟”，然后从字走向了颐和园的昆明湖畔……这一绝笔，谢国桢始终珍藏在身边，直到永远。

筆會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有两个阿黛尔。一个活泼温柔，在巴黎皇家广场的沙龙上，她的美貌令巴尔扎克惊为天。这一时期，她的父亲——伟大的维克多·雨果——声名赫赫，阿黛尔与姐姐莱奥波尔蒂娜一起生活，享受着嬉戏与充满幻想的时光。接着，另一个阿黛尔出现了，饱受折磨，时而缄默，在挣脱束缚、摆脱孤独的流亡中走向毁灭。

1852年，小女儿阿黛尔前往泽西岛和流亡的作家父亲团聚，因为维克多·雨果在被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宣布为头号公敌后，选择逃离法国。阿黛尔，和母亲还有两个哥哥一样，误以为他们很快就能回家。她相信前去打头阵的父亲，雨果在她里称一切都是暂时的，他让女儿要勇敢，总有一天他们会找回失去的东西：“让我们都坚强起来，团结起来吧；外在的灾祸再多，也终究无法夺走真诚深邃之心灵的幸福，那才是真正的幸福。”他深信这个“小”拿破仑只不过是一个篡权者，法兰西人民迟早会站起来反抗他。一向信赖父亲的阿黛尔对此深信不疑。她已准备好追随父亲，甚至鼓励父亲要坚强不屈。

尽管在仅存她的照片中，阿黛尔显得内敛、不引人注目，但实际上她个性很强。她对他人有依赖，但也可以成为他人的依靠。姐姐莱奥波尔蒂娜十九岁不幸身亡时，是阿黛尔一直在安慰母亲，关心两个哥哥，陪父亲熬过苦痛。她把自己的悲伤埋藏起来，从不提及，哪怕父母把姐姐的遗像挂满墙壁，让生活其中的阿黛尔不堪重负。只有在偶尔随着信件寄送的枯花中，父亲才发现小女儿灵魂的隐痛。

阿黛尔一直幻想着布鲁塞尔或是伦敦，幻想着有一座可供二十岁的少女构想美好生活的首都，可待到团聚的时刻临近才得知父亲在泽西岛等着他们。这是一座位于英国与诺曼底海岸之间的小岛，常年受大风侵袭，人迹

译文

阿黛尔·雨果：在不堪重负的世界里漂流

[法] 劳拉·马基 黄荭译

罕至。简直是荒山野岭，阿黛尔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了试图让父亲改变主意的大哥夏尔。但雨果心意已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他们不仅是相爱的一家人，尤其是大海的广阔无垠，在流亡中，将给这位享有赫赫荣光的作家带来慰藉和力量。但是，自从姐姐十年前溺水身亡后，水对于阿黛尔来说，就是可怕的东西。

就连她的父亲也不得不承认岛屿环境的恶劣。“西边海风阵阵，荒芜破败。那里，海浪冲击着礁石，狂风肆虐，几处供泊船的小港湾，修修补补的小船，到处是休耕地、荒原、破旧小屋，偶尔能看到一个海边的小村庄，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瘦弱的牛羊，海水侵蚀的矮草，目光所及，一派穷困潦倒的景象。”留在本土的人们一直在关注雨果，看他是抵抗到底还是投降求饶。流亡条件越困苦，他的威望越高。

在日记中，阿黛尔吐露了她的不自在。她的日常活动——散会儿步，长时间写作和弹钢琴——已经没有了在巴黎生活时光彩四溢的魅力，也失去了在诺曼底维尔基埃的那些午后纯朴的欢愉。那里曾是她的一切幸福之所，后来却成了莱奥波尔蒂娜的悲剧之地。母亲注意到了她渐渐滋生的忧伤，也为她的成熟和善解人意感到欣慰。“她明白所受迫害的伟大意义，”

雨果夫人写道，“对她来说，荣光战胜了苦难。”

岛上的人们对雨果一家充满好奇，阿黛尔也令众人倾倒。在舞会上，她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不仅因为华丽的裙子，还因为过浓的妆容。她从头到脚都扑了粉，毫不胆怯地进入一个语言不通的圈子。追求者络绎不绝，因为她赫赫有名的姓氏，也因为她能与生俱来的自信和张扬的美丽。她深知自己十分耀眼，但是想保持自由之身。

阿黛尔的父母想撮合她和奥古斯特·瓦格里，莱奥波尔蒂娜亡夫的弟弟。他是细致认真的秘书，忠诚的朋友，养子，他拥有更多身份，但是婚约还没有敲定。虽然大家劝这个害怕夜长梦多的理想女婿安心，却从没有人问过他对阿黛尔的感情。情窦初开的人总想起她已故的姐姐。

阿黛尔的固执让人惊讶，人们还以为是她自尊心在作祟。她，仍渴望炽热的爱情，对婚姻这座牢笼嗤之以鼻，她想拯救受其折磨的所有女性和她的姐妹。她曾多次亲眼目睹父母

违背婚姻的誓言。她现在还看到母亲为自己悲哀的生活哭泣，看到父亲过街和他一直相好的情妇朱丽叶·德鲁埃幽会，他的情妇随他一起流亡，说白了，就是随一大家子流亡。爱情，真正的爱情，不应该只是暧昧或者卑微的妥协。爱情，对她来说，应该有梦幻般的色彩。

流亡越拖越久，生活黯淡无光。年轻姑娘仍有火热的激情，由内而外散发出光彩，她暗自陷在强大的情感中，这种情感可能会毁灭她，但这是身边的人都没想到的。在她的笔记中，辉煌伴随着衰败的气息，自恋沾染了悲哀的韵味。生硬又不时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语，显露出一种对极致、病态和某种狂暴的热爱。突然之间，就像暴风雨中出现的一道闪电一样，她自信地展现了自己的身体如何被欲望之火唤醒并燃起对男性肌肤的渴望。在孤独寂寞的房间里，阿黛尔变成了女人。他的父亲遗憾地发现女儿不再是孩子了，并认为她很“令人担心”。

他再也不想她了。但他哪里知道她几个月来对年轻的邻居约翰·罗斯暗送秋波，也没料到她不久前遇到皮桑中尉后便无法自拔，这位迷人的英国男人在使招魂术时，在桌下他的脚碰到了她的脚。招魂，多奇怪的邂逅方式。两人关系是否不止一个吻这么简单我们不得而知，但阿黛尔确信自己

已经找到了真爱。

1855年，由于维克多·雨果失言说了一句拂逆维多利亚女王的话，全家人不得不立刻离开泽西岛逃往根西岛。阿黛尔不能忍受这种无休止的逃亡，这剥夺了她刚刚萌芽的幸福。她只有二十五岁，却只能跟随父亲四处漂泊，而父亲似乎一点也不着急结束流亡的生活。阿黛尔的兄弟，夏尔和弗朗索瓦-维克多在充实他们的人生，在四处旅行。而她只能负责记录家庭日常，她心中的希望逐渐黯淡下去。在她修道院般的生活中“没有消息，没有事情发生，没有新面孔”。在女佣负责照料丈夫桌上的来信中，雨果夫人表达了对阿黛尔的担心：“只有我女儿一人在虚度年华，她无能为力，也没有办法。”后来，听到她丈夫说他们女儿“只爱她”时，她反驳道：“阿黛尔把青春毫无怨言不求感激地献给了你，你还觉得她自私。谁知道她这些年受过的委屈？看到未来从自己身边溜走她依然会伤心难过，年纪越来越大，而明天仍像今天一样。”

因为忙于创作，雨果对这些提醒没有作出回应。他与作品中的人物一起活在想象之中。等他最终做出让步，为时已晚。曾经盼着返回法国的阿黛尔已经没了原来的兴致。她拒绝外出、偷东西、自言自语；还在房间里组织转桌的迷信活动，召唤姐姐莱奥波尔蒂娜的灵魂给自己的爱情出主意：她应该怎样对待皮桑？

阿黛尔沉溺在对英俊的皮桑中尉的回忆之中，给他写了许多信催促他来娶她。在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皮桑表示他要回根西岛过圣诞节。那一年是1862年，阿黛尔已经三十二岁。她以为事情已经板上钉钉，预感到皮桑先生就要向她求婚了。雨果一点都不看好这个身无分文还朝三暮四的军官，但除了婚姻，他觉得女儿已没有别的出路。所以尽管内心有疑虑，雨果还是承诺会给阿黛尔一笔巨额嫁妆。但是皮桑在圣诞节第二天就出发了去加拿大，并没有向阿黛尔求婚甚至没有表现出丝毫意图。是皮桑在玩弄阿黛尔和她的家人？还是阿黛尔误

解了皮桑极少的信件中的意思？皮桑回到部队。对所有人而言，生活继续，除了年轻的阿黛尔。

数月之后，雨果出版了《悲惨世界》。这部作品获得巨大成功。十年的流亡生活里，雨果一直有着这样一个目标，即完成一部能载入史册的巨著。当雨果夫人在巴黎等他们一起荣归故土时，阿黛尔却借此机会偷偷跑去加拿大与她深爱的男人相聚。她深思熟虑了几个星期的这场旅行宣告了她的独立。阿黛尔最终决定独自行动：乘船、住旅馆、托运行李。她愿意面对未知的事物，也品尝到了自由的味道。需要换洗空气，她在的一封信中用极其平静的语气跟父亲这样解释道，但这个解释让家里所有男人都反应激烈。雨果怕家族声誉受损，发了阿黛尔要结婚的公告，虽然他没有得到任何确凿的消息。往常一直像骑士和守护者一样维护妹妹的弗朗索瓦-维克多这次却谴责阿黛尔的行为是自私的。夏尔承认阿黛尔已经成年，但是她这种抛弃家人的做法让他叹惋。只有雨果夫人表现出宽容的态度。她始终活在一个男人的阴影之下，比起流亡，她或许曾经也更想要出去冒险。在她眼中，女儿并“没有违反任何世俗法规”，她只是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召唤。这些辩解在雨果看来显得苍白无力。即便见惯了各种风花雪月，他还是会因为这个从此他认为“无法理解的”女儿而心神不宁。

经过漫长的旅行，阿黛尔得到的就是明白皮桑并不想娶她。在外漂泊十年之后，阿黛尔于1872年回到法国，是巴阿夫人救了她，不仅照顾她，还将她带回国送到雨果身边。阿黛尔，一言不发，惶恐不安，或者只是过于忧伤，和父亲也没有任何眼神交流。雨果决定立刻将阿黛尔送去精神病院，她在那里一直待到去世。雨果这种令人无法理解的做法在于，一生推崇人道主义的他也会一时糊涂，虽然他始终坚信可以理解他的同类人，接近他们的内心并治愈他们的创伤。对于雨果来说，阿黛尔是他没有探索或不愿去探索的幽暗之地。这或许就是阿黛尔的胜利，执拗地不让这个一心想理解全世界的人理解自己……

本文系《被误解的玫瑰》（[法] 劳拉·马基、皮埃尔·格里耶著，黄荭译，人民日报出版社即将出版）一书中的一节，经出版方授权，由“笔会”首发。

《被误解的玫瑰》勾勒了十一位知名女性不平凡的一生。她们是比利·荷莉戴、妮基·桑法勒、阿黛尔·雨果、艾米莉·狄金森、玛丽莲·梦露、西尔维娅·普拉斯、路易斯·米歇尔、弗朗索瓦丝·吉鲁、西蒙娜·薇依、艾米·怀恩豪斯和萨宾娜·斯皮勒林。作家劳拉·马基和皮埃尔·格里耶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每人一章，五分之四为人物传记，五分之一为第一人称独白，将她们的传奇故事娓娓道来。



阿黛尔·雨果 (1830-1915)



电影《阿黛尔·雨果的故事》(1975) 剧照，弗朗索瓦·特吕弗执导，伊莎贝拉·阿佳妮主演